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盤庚作者書疏引

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取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賈

其有眾

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眾。乃話民之弗

告也言也賈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

率循也誕大也言合會民之不循教遷居者而善言大告以誠於

其有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

單而讀爲賈與雜話乃單文祖德同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

王庭無褻慢。咸造勿褻在王庭今文無徵。咸造勿褻在王庭

者釋文造馬云爲也蓋卽鄭所言爲渡河之具勿褻者謂眾心肅

靜段云眾經音義十五媒嬖條下引尚書咸造忽媒孔安國曰媒

慢也傷也案忽者勿之誤褻本作媒蓋衛包改之引傳文亦與今

不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盤庚乃登進厥民者江云王廷無堂則經

同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登句進厥民句則無疑於無堂可登矣

言登進不得解爲登堂但招來之使前進耳先謙案民數至眾非

升高則言不遠聞盤庚乃登句進厥民句則無疑於無堂可登矣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今文

毛傳荒虛也江云古佚字省作失君夷遇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

引作遇失前人光公羊成二年傳佚獲也釋文佚一本作失史記

太史公自序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皆以失爲鳴呼古我前后罔不

佚此經失字亦然當讀爲佚佚之言忽也鳴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鳴呼古我前后

前后者以下文推之鳴呼當作於戲。罔不惟民之承者石經殘

碑作口口口民之承江云讀當至保字絕句保安也言前后無不

承安其民也孫云文選注二十五引薛君章句云承受也說文保

下云任保也蓋言任使下文承汝俾汝俾亦使也洛誥云承保乃

文祖受命民是承保讀當絕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民亦安

句承保猶易言容保民也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君之政

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保后

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古文也今文感作高今文感作高者石

經殘碑作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保后胥

高四字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者孫云說文憾憂也謂后亦與

民共憂患釋詁鮮罕也浮讀爲孚言君民親附罕有不孚於天時

者孟子云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是也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者

江云胥相也詩聿來胥宇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詩度其鮮原鮮

上屬爲句后胥高鮮者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

謂適于山也浮過也禮表記恥名之浮于行也是浮有過義殷降

經言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遇於天時也

大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引鄭云將遷於殷先王正其號名降大虐者謂先王時天降大災

猶詩云降此大戾也江云上篇盤庚遷于殷謂殷地此言殷降大

虐直謂國爲殷矣前此國惟稱商如詩商頌皆稱商惟殷武詩稱

殷是在盤庚後則稱殷自此始先王不懷者當連厥攸作爲句釋

詒懷安也詩毛傳作始也言先王不安其所始居之地莊述祖云

懷回也往而不同猶言徂落劉云言遺家不造先王徂謝不獲親

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

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誣古人矣

別爲一解厥攸作視民利用遷作視民利用遷今文無徵○厥攸

於義亦通視民利用遷者厥攸作見上視民之所利用而後遷也江云

視讀爲示其所爲示民以利用遷之事足爲後世法於義亦通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汝曷弗念我古后

言所聞於先王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

舊事當以爲念承汝俾汝四句今文無徵○承汝俾汝云云者言我法

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徒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徒汝令比近

於殃罰○承汝俾汝四句今文無徵○承汝俾汝云云者言我法

先王而承安汝使令汝惟喜安康以保汝身共具以庀汝家耳予

若額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

○子若顙懷茲新邑三句今文無徵○子若顙懷茲新邑云云者
釋言若顙懷來也顙呼也孫云不詞也言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承保汝之故汝當從其志勿違之江云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汝故之以以字讀當絕之言爲安集汝故也左昭十三年傳莒
人愬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又昭十八年傳侈故之以蓋古
人有此句法不讀曰不言不從汝苟安之志先謙案江讀較長不
作不義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亦較順國○汝作兩邦作國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段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古文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
其壁藏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之本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多今字者石經殘碑作今女不爾馮登府云有今字語氣乃咸大
緊接今文是也江云朕心之所困謂故都圯毀不可居也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我是汝不盡忠○乃咸大不宣乃
心二句今文無徵○乃咸大不宣乃心云云者釋詁咸皆欽敬也
說文忱誠也江云詩淇奧釋文引韓詩宣顯也言皆大不顯白其
心孫云宣讀爲和王引之云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國
都鄙卽小司寇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也禮檀
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是宣爾惟自
聲近桓禹貢和夷鄭注讀和爲桓則宣乃心謂和乃心也爾惟自
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爾惟自鞠自苦今文
無徵○爾惟自鞠自苦者釋言鞠窮也卽說文鞠字省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言不從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若乘舟三句今文無微○若乘

舟云云者孫云臭讀爲殍說文殍腐氣也又云殍腐也或作朽廣雅釋器殍臭也言爾徒自窮苦譬如登舟不渡坐待其朽敗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徒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

禍至自怒何瘳差乎○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今文無微不其或稽

自怒曷瘳今文稽作迪怒作怨○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者說文屬

連也言爾之誠信不連屬於我不圖共濟惟相與沈溺而已釋文

屬馬云獨也案獨之言專也誠信不專注於上而肆其浮動是不

屬爲不獨也○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者孫云說文稽作迪怒作怨者

病愈也其或畱止不進自悲怒何能愈乎今文稽作迪怒作怨者

石經殘碑作口其或迪自怨鄢案釋詁迪進也此仍以乘舟汝不

爲喻言不或圖前進雖自怨悔庸有瘳乎怒作怨義較長

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從之災苟不

乃災今文無微汝誕勸憂古文也今文誕作永○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者謂不謀長久以思乃沈溺之災○汝誕勸憂者孫云釋詁

誕大也廣雅釋詁勸助也言無遠謀如此大足助災耳江云左昭

元年傳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杜注開憂兆勸憂猶兆憂也今

文誕作永者石經殘碑作口永勸憂段云誕从延聲延永雙聲皆

訓長也東觀餘論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

較多邪先謙案諸家釋勸字未諦下文其今字無解遂成羨文

竊謂當以汝永勸憂今爲句言汝但長勸以今之遷徙震動爲憂

而不思有今罔後死喪無日之尤可
憂也兩今字緊相呼應義似較長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
汝何生在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今其有今罔後

罔後女何生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今其有今罔後

前有而今然恐死亡在即而罔後矣語悚而意急汝何生在上者

書疏申僞傳義云責羣臣何得久生在人上案經言告民云責臣

者非諸家說以爲汝何得生在地上其明證詩文王在上赫赫在上

也下文自其罰汝上亦謂天是民爲天生則生命係屬在上

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皆謂天也民爲天生則生命係屬在上

天今不順天延命汝逐續乃命于天相應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

在上天乎與下文子逐續乃命于天相應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

以自臭我無徵○今子命汝一無起穢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

何無爲浮言是也穢當作穢說文有穢無穢漢書武紀晉灼注穢
古穢字考工記云敗穢也起者發動之義穢聞浮言發動人皆知所

動以浮言也工記云敗穢也起者發動之義穢聞浮言發動人皆知所
由起不循正理而爲說說不能害人徒以自爲惡臭耳諸家讀臭

爲歟今以本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誤倚曲迂僻○恐人倚乃身

讀之文義自明
誤倚曲迂僻○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古文也今文倚作倚○今文倚作倚者玉篇足部倚下引
書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倚曲迂僻也段云說文倚乃足也廣韻

倚乃心古文也今文倚作倚○今文倚作倚者玉篇足部倚下引
倚乃心古文也今文倚作倚○今文倚作倚者玉篇足部倚下引

借作倚者今文尙書也皮云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

見於它書而顧氏摭之耳言恐汝造說爲人所持將踣予遐續乃
曲汝身迂回汝心牽制引誘不能自振致陷罪戾耳

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天

子遐續乃命三句今文無徵○子遐續乃命于天者匡謬正俗云

商書盤庚云子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

仙民音訝段云此唐初本作御之證唐石經以下作迓者尙包改

也釋文云迓五駕反者開寶開改也訓迓之字本作迓者尙包改

又說之別體說文所無也凡各書用字有例如毛詩鸛鳴古文尙書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

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古文也今文丕作不克羞爾者石經殘碑作口

徵○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者石經殘碑作口

口口口口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者石經殘碑作口

板本誤不錢唐黃易所藏捐本正作不字是今文尙書作不也皮

云今文不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王莽用今文丕作不也今文

尙書蓋以此句下屬爲義神后高后皆謂成湯神者配天之稱說

文天神曰神勞爾先者謂與爾先人曾共勤勞遷都遠害念此事

先代有之非自子始子不克羞爾者釋詁羞進也今爾不欲徙是

子不能無以進爾也。○用懷爾然者用以也。釋詁懷安也。既不克進爾則無以安爾。是則然矣。用懷爾句然一字爲句。江云然之言如是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

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失于政。今文無徵。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古文也。今文崇作知。曷虐朕民。今文無徵。○失于政者言如此。則我失于牧民之政。乖爲君之道。○陳于茲云者。石經殘碑作口于茲高后。卒乃知降罪疾。曰下。○釋詁陳延也。塵久也。孫云陳居之久。久則塵矣。陳塵聲近。義通。江云丕訓大大。乃不詞。不讀爲不。丕不古通。凡後言丕乃仿此。不乃猶無乃也。言延久於此而不徙。高后在天之靈。母乃知而降罪疾於我。其言如下文也。○曷虐朕民者。今之民猶是高后畱遺之民。故以朕民爲詞。民有利而不令。汝萬民乃遷有害而不使避。是與虐朕民無異。曷者詞責之詞。汝萬民乃不生。生暨子一人猷同心。○二句今文無徵。○汝萬民乃不生。生云者。孫云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爲生生言。汝萬民乃不知共營其生也。先謙案孫說近。是但此與上文一意貫下。則不別指營生之事。謂汝萬民不樂徙居。是自取敗亡。乃不往。生於可生之地也。釋詁猷謀也。謂與上同心謀徙。汝

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二句今文無徵。○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云者。先后承上高后言。亦謂湯孫云。陽甲爲長。故云幼孫。江云易

象傳比下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

言無辭故有爽德二句今文無微汝罔能迪情下罰汝罔能迪

故有爽德云云者江云釋詁故今也周語實有爽德賈注爽貳也

言今汝不與我同心是有貳德矣先周語實有爽德賈注爽貳也

罔能迪者黃易購藏石經殘字有能迪二字是今古文同之證江

云迪道也汝無能道以自解免孫云馬注多方古我先后既勞乃

迪作攸攸同說文云長也言汝無能自長久古我先后既勞乃

祖乃父勞之共治人○古文同者黃易石經殘字作古我先后既勞乃

乃祖乃父今文無微○古文同者黃易石經殘字作古我先后既勞乃

也仍屬民說下作我畜民即其證書疏申僞孔義以勞爲共治人

非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

行○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古文也今文戕作近○今

文無微○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我先王當日安汝祖汝父亦有遷居之事皆以爲是安非虐也○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云云者言汝不近法乃祖乃父乃祖乃父將
絕棄汝不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乃祖乃父將
救汝死矣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乃祖乃父將
念貝玉而已言其貪○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乃祖乃父將
○今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乃祖乃父將
居陸名焱在水名蛸桓寬鹽鐵論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
王會解若人元貝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文李陸璣
餘蜺貝甲黃爲質白爲文采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采陸璣
詩疏云貝龜龜之屬其文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
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尺六七寸管子國畜篇玉起于周
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徐之遠
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地數揆度二篇亦然其重以珠玉二者古並以代刀布史記平準書虞
夏之幣黃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
爲三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
實藏不爲幣然則秦後貝玉始不爲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
居邪事狄人以珠玉逸周書王會解稱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其
正北諸國之獻有白玉是商時以玉爲幣矣言今子有治理庶政
同居有位之臣徒知共具貝玉貪冒貨賄何足貴乎經至此方並
責羣臣對眾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
民斥言之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
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乃
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

翁氏方綱摹勒於石此真漢石經殘字也謝麟趾先謙案夏侯三篇相接處空一格是也歐陽章句既分爲三十一卷則其式不與此同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盤庚既遷今文與古文同奠厥攸居

乃正厥位今文無微○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般庚既下○奠厥攸居乃正厥位者書疏引鄭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孫云奠厥攸居者王制司空執度地居民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云云是

也正厥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綏有眾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辰位成與此解正厥位略同綏有眾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眾戒無戲怠懋立大教○綏有眾

今文作女罔台民勛建大命○綏有眾曰者石經殘碑作口口

口罔曰罔謂羣臣下文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也釋詁綏安也三國

魏武帝紀注引鄭云爰于也安隱於其眾也廣雅釋詁隱安也俗

作穩出言以安定之女罔台民者段云古罔無通台怠通先謙案

怠从台聲故云台怠通女罔台民言羣臣當勤以率下漢曹翔敬

隱皇后頌般庚儉而弗怠用此經文孫云方言怠失也宋魯之開

隱皇后頌般庚儉而弗怠用此經文孫云方言怠失也宋魯之開

曰台言汝母失民江云台讀爲給欺也羣臣初以浮言恐眾是欺
給愚民故戒無給民也案三說並通段孫較長遷都事定訓戒臣
下而首以無給爲詞似非立言之體○慙建大命者釋訓慙勉也
書疏引鄭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此古文說廣雅釋
詁建立也慙作勛者石經殘碑作勛建大命勛亦勉也大命謂天
命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大命亦謂天命也遷居後各建生命勉思
樹立故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輪
勛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誠千百官以
告志○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古文也今文作
今我其敷優賢揚歷一作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文無微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文無微
用此經文今我其敷優賢揚歷者說文敷布也左宣十二年傳敢布腹心
我也書疏卷二云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作今我下是子作
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案憂腎腸乃優賢揚之誤合下歷字
讀爲優賢揚歷魏志管甯傳太僕陶丘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歷垂
聲千載裴注引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文選魏都
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試也是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爲今我其敷優賢揚歷一作優賢揚歷者
漢成陽令唐扶頌優取歷歷國三老袁良碑優取之寵賢作取揚
作歷皆三家異文皮云說文取古文以爲賢字今文尚書亦多古
字說見前揚歷古通用皋陶拜手歷言史記作揚言蔡邕朱公叔
諡議曰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優賢字亦用今文尚書也江云
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又揚其所歷試先謙案既勉以勤民
建命又言我自今用人之準○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百姓百官也

或以爲百官族姓案此明告羣臣不必旁及支屬義可統之

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

謂後爰有眾上云告爾朕志謂此爾無共怒協比讒言子一人我

不罪爾棄除前過與爾更始爾勿共相忿怒合比爲讒言謗我也

孫云詩正月洽比其鄰左僊二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

之功美○古我先王二句今文無徵○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者

先王謂湯釋詁將大也王鳴盛云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

而不定成湯大居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

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

王下適于山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城郭之勞下去凶

泛指五遷非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城郭之勞下去凶

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古文

也今文嘉作綏○適于山者適往也鄭注立政云亳東成皋南轅

轅西降谷故云適于山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後

漢郡國志河南郡緱氏縣有轅轅關降谷今永甯縣北用降我凶

德綏績于朕邦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凶德綏績于朕邦下民無災

居墊陷不安定之是我爲君之凶德適山之後地高木下水民無災

害是降下我凶德而安業於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沈溺

我邦也釋詁綏安績業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沈溺

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今我民二句今文無徵

○今我民云云者今對古言指未遷之時廣雅釋詁析分也釋詁

極至也言我民爲河水蕩決分析離其室居無有定至之處王鳴
盛云此正指祖乙圯耿之事三代時河患惟是爲甚然諸臣以從
遷爲苦蓋尙止於瀕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已木心

河侵溢之患而已萬民以遷古文也今文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

以遷段云東觀餘論亦載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曷字洪氏所

無疑黃氏應補凡曷字今古文皆作害其作曷者後人所改匡謬

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

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慎如是孫云釋詁惠順也

曷蓋也祇敬也祇震聲轉震振字同堯典震驚史記作振驚皋陶

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並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

鄭注祇或作振言今汝承順我何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爲得邪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我家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

碑作肆上下屬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

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

三句今文無徵○朕及篤敬云云者公羊昭元年傳及猶汲汲也

釋詁篤厚也恭敬也言我汲汲厚敬恪恭奉承民命以順天心用

爲共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今用此經文肆于冲人非廢厥謀弔

爲共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今用此經文肆于冲人非廢厥謀弔

爲共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今用此經文肆于冲人非廢厥謀弔

由靈

冲童人謀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

引證法曰：幼少在位曰冲。說文：通至也。古字弔與通同。江云：靈謂

龜則必由靈。龜以卜也。禮：禮運：麟鳳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

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各非敢違卜。二句今

文無徵。各非敢違卜。宏此遷都。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汝眾各不敢違卜。宏此遷都。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之美舉。是汝眾相助之力也。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

哉。作乘哉。鳴呼二句。今文無徵。鳴呼當作於戲。尙皆隱哉。今文隱

之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

州。州有伯。鄭注：以爲殷制。虞夏及周皆曰牧。江云：地官序官鄭注

師之言。師此師蓋卽謂連帥長卽屬長也。又云：王制：文尙有卒正

此不及之者。卒正之上爲州牧。連帥其下爲屬長。舉上下而卒正

該在其內。百執事之人謂在朝之臣。金縢云：二公及王乃問諸史

與百執事蓋惟在內之臣。乃得問及遷都時。畿外諸侯各率其屬

以衛從王。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並呼告也。尙皆隱哉者。孫

云：釋言：隱占也。鄭注：隱度上言非敢違卜。故此云尙皆占哉。先謙

案：上文被爰有眾鄭注：安隱於其眾也。鄭用隱字卽本經文。隱猶

安也。言眾人庶幾皆以爲安。不必致疑。今文隱作乘者。石經殘碑

作口口乘哉孫云宰夫鄭注乘計也言當計度之猶云隱度也江
云鄭七月箋云乘治也言尚皆治其職哉皮云石經后胥高鮮江
訓爲相度高山以經文適于山證之江說較合予其懋簡相爾念
乘哉之乘當卽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予其懋簡相爾念
敬我眾敬我眾古文也勉大助汝念敬我眾民○予其懋簡相爾念
作予其助簡相爾念敬我眾懋作助見上簡作簡漢隸從竹從艸
之字多通作江云易繫詞虞注簡閱也相視也言予其勉閱視汝
尙思念敬我眾民哉先謙案邦伯師朕不肩好貨敢恭生鞠人
長以下皆召見之故云勉閱視汝朕不肩好貨敢恭生鞠人
謀人之保居敘欽人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朕不肩好貨今文保作萃○朕不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下
居敘欽今文保作萃○朕不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下
詒肩勝也勝亦堪任之義詩敬之鄭箋亦云仔肩任也言我不任
好貨之人○敢恭生者據僞傳訓恭爲奉是恭本作共衛包改
也孫云共具也不敢具生之財與上句爲二義江云說文敢進
取也共給也生生猶生息謂貸錢於人以取息好貨之人取給於
生息貨財以自利我不任用之與上句連讀爲一義說並通泉府
職云凡民之資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先鄭注資
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後鄭注謂以國服爲之息
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貢萬泉者則
期出息五百是稱資者必於本賈之外加息以償貸者貸者取息

以爲利如是者數爲之則財貨生生不窮此之謂生生也○勸人謀人之保居敘敘者書疏引鄭云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先謙案惟能養人及謀人之安居者敘而敬之卽上文優賢揚歷之指也今文保作萃者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過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張敦仁云卽盤庚下篇勸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文朕不肩好貨下文無總于貨寶正相脗合臧庸云此萃居卽經之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近故文異然則古文作保居今文作萃居其說益猶齊語所云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賞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鄰六益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離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處賤之也

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二句今文無徵○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云云者釋言若願也言我既進告爾以朕意無論汝心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己位願否當罔有不敬聽之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當進皆自用功德○無總于貨寶二句今文無徵○無總于貨寶云云者說文總聚束也廣雅釋詁庸用也戒諸臣無聚于貨寶生殖以自用孫云上自言不作好貨此救其臣以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式敷民德二句今文無徵○式敷民德云云者釋言式用也說文敷施也式敷民德上文所謂施寶德于民也釋詁肩克也言在上好貨則德不下究己不愛貨寶用施德澤於民永克一心事君則國家無疆之休矣

尙書

孔傳參正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此梅氏古文之十一殷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嚴作說命三篇今古文說同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惠云顧命恤宅四制引同陰作闇無逸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禮喪服篇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喪服四制鄭注諒古作梁

謂之梁闇讀如鷄鵲之鵲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虞剪屏柱楣也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閒後人別以信默爲訓既曰默又曰不言語病於複而義不可通也僞傳於無逸既然此經又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是僞孔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於三年之中猶信默於三年之外也杜預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大

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後來譏杜氏之非者有人而知晚
書之非者無有不有鄭注何以救之闕云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今文亦不盡合如周公告成王肆中宗享國七十
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稱年不等
或謂此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耳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
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予謂多
方亦云天惟五年須服之子孫云云非對商民稱商君乎疑祀年
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諸戴
記皆然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既免喪其惟弗言喪
然以爾雅爲藍本唯恐或失之情見乎詞矣
猶不言政○惠云左傳請免喪而後聽命闕云無逸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惟二字承上三年不言起下句言乃
雍今上下皆刪獨留此句其惟
二字無著語氣不完何以便住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
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先謙案呂覽云卿大夫恐懼患之詩既明且哲惠云左昭六
年傳叔向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王言惟作命不
書曰聖作則稟受令亦命也○先謙案楚語卿士患之王庸
言臣下罔攸稟令日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
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惠云呂覽高宗乃言曰以余
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先謙案楚語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恭默思道夢帝資子良弼其代子言夢天

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資子良弼其代子言與我

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惠云嵇康幽憤詩奉時恭默楚語君

子獨居思道先謙案楚語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

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說築傳嚴之野惟肖傳氏之嚴在虞號

聖又云使以象旁求聖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肖似似所夢之形○傳嚴詳上惠云孟子傳說舉于版築之閒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顧炎

作相之文惠云殷紀舉以爲相賈誼鴈鳥賦傳說胥靡今乃相武

丁此晚書所本墨子云傳說庸築乎傳嚴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

公羊隱五年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也先謙案楚語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台德言當納諫諄諄直辭以輔我德○先謙案楚語而使朝夕規諫

又云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諫

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先謙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先謙案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

楚語若津水用汝作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

楚語若天旱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

用女作霖雨我心如服藥

必瞋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先謙案楚語啟乃心
沃朕心若藥不瞋眩厥疾不瘳惠云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
不瞋眩厥疾不瘳○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欲使爲己視聽○先謙
趙岐注書逸篇案楚語若跌不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假
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率無不同心以匡
正汝君○梅云詩及爾同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
僚盤庚暨予一人猷同心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
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梅云盤庚率迪高后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
職使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
有終說復于王者曰惠云說苑孔子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
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
承意而諫之○梅云戰國策任蒞曰主聖則臣直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
命而諫者乎○先謙案皋陶謨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此梅氏古文之十二惠云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

乃進于

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惠云楊雄劇秦美新云奉若天命墨子向同篇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載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曰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助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梅云左傳

明也

邾文公曰天生民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而樹之君餘見上

命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先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謙案不惟逸豫卽墨子否用泰否用佚意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父

以從上爲治○惠云法言問明篇惟天爲聰惟

天爲明欽若出堯典梅云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論語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易用兵○梅云禮縞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

惟千戈省厥躬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

才○說見上惠云管子大匡篇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

書十二

三

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梅云縉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

必讓以得之○梅云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事○

程云左襄十一年傳書曰居無啟寵納侮○梅云左定元年傳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梅

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無恥過作非云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

兇命又云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鄭注純或為煩閭云黷于祭祀二語與高宗彤日相表裏偽傳特

為揭出以錯解為實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

言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惠云左昭十

曰非知之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惟

難行之難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此梅氏古文之十三梅

云皋陶謨帝曰來汝禹湯誓非台小子程云竹書紀年小乙六年

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

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卽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也

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命世子從之

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干乎君奭云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時方見用耳紀年殊不

可信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惠云據紀年

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聞○惠云據紀年

是居河就學於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於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

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自河徂亳盤厥終

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卽位也

罔顯自河徂亳與今其終故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效訓於我

遂無顯明之德○說見上

爾惟訓于朕志使我志通達○梅

云盤庚今我既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惠云詩商頌亦有和羹

梅以亨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

魚肉爾交修子無子語必交修子無子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也詩我日斯邁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惠云周書芮良夫曰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楚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梅

云詩古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

訓是式云史記秦始皇紀博士淳于越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云史記秦始皇紀博士淳于越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惠云

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學記克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

學記克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學志則道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教也教然

積于其身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惠云學記克命曰

學學半又文王世子學記並引克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竹書紀年

武丁六年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

梅云改學爲教者用盤庚教于民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也

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梅云孟子詩云不惟說式克欽

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又使列眾官○梅云皋陶謨俊又在官王

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先謙案洪範王

曰嗚呼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梅云良臣句少輔字君字意不成詞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梅云詩羣公先正編衣引逸詩昔我

有先正惠云在太

甲時則有若保衡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

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惠云孟子述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又云若撻

之于市朝曹植求通親表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

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梅云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約爲一夫不獲

四字若已推而納之溝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

○梅云詩商頌嗟嗟烈祖君奭成湯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梅云後漢書傅毅迪志

李注引此經

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其爾克賢須君食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

說拜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程云詩對揚王休

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

茲拘邑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緝○殷紀云帝武丁祭成

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

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皮云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時正如殷庚作於

小辛時其事仍爲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事也漢書杜鄴傳

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卽史記言武丁懼之意蓋武丁懼而問

祖己祖己乃言也先謙案說苑辨物篇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

暴風之變修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後漢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

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三國志高堂隆傳武丁有雉雉

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修德又云此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

所以享遠號也皆終言其事以美之漢書五行志引劉歆五行傳

以雉雉登鼎爲繼嗣將易王音以雉雉之異爲繼嗣不立杜欽傳

引高宗雉雉之戒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災異皆以雉雉應宮闈
繼嗣五行傳又云野鳥居鼎耳爲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因舉
傳說授以國政後漢劉陶傳陶疏云武丁得傳說以銷鼎耳之災
書疏引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
以爲政又以爲主於用賢皆陰陽家推測之
詞臣下因事納忠引以爲證與書本義無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有雉異○高宗彤日今文與古文同

漢書外戚傳引書曰高宗彤日白虎通論篇論或一言或兩言何
文者以一言爲證質者以兩言爲證故尚書高宗彤日者相尋之
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炎注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
意何休公羊解詁云彤彤不絕據今日道昨日斤尊言之質意也
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據今日道昨日斤尊言之質意也
段云詩絲衣箋作融不作彤規釋張衡思元賦云展泄泄以彤彤
注左傳其樂也融融彤融古字通後漢馬融傳豐彤對薛豐彤卽
豐融也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卽丑林切之彤字也集韻一東
引李舟切韻云从肉予案皆非也从肉無據从舟亦音韻絕遠蓋
卽說文丹部之彤字彤徒冬切疊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固
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譌股之類不必議改彤爲融也
張參五經文字云唐石經變舟作月變肉作月○今文越作粵者
外戚傳引粵有雉雉釋詁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隸於也今尚書
本有越無粵凡越必以於訓之于於古今字也魏三體石經遺字
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詒作粵茲蓋文侯之命作粵小祖己
大說文引周書粵三日丁亥然則古文尙書亦作粵不作越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祖

也今文格一作假○祖己曰今文與古文同惟先格王正厥事古文

丁懼之下是曰爲告王也大傳云武丁問諸祖己漢書五行志武

疏引鄭云祖己謂其黨此古文說孫云楚詞王逸注黨朋也祖己

將訓王先告其朋像知者大傳記高宗之訓桑穀生朝武丁召問

其相次問祖己則知祖己之黨尚有相也人臣無退有後言之義

史公說較長○今文格作假者格假通作字外戚傳引惟先假王

正厥事又漢書孔光傳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

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光世傳大夏侯尚書

是夏侯本作假顏注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成帝紀建始元

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顏注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

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蓋本僞傳爲說史記云王勿憂

先修政事者說經意也孫云王勿憂蓋釋假王爲寬服王心詩憂

發昭假遲遲箋云假暇又以爲寬服王祭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孫子兵法云優游假譽是假暇通正厥

事爲先修政事蓋今文說如此王闡運云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

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

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詰己以思

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

德之有報之疾也案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所謂先假王也高宗

修德而反見異恐怠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乃正

言其事此進言之要先謙案論衡指瑞篇云尙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爲遠方將有至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皆與寬假王心說合孟子格君心之非趙注格正也成紀詔引此經又云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是亦以假王爲正王與鄭義合事讀如春秋傳有事於太廟楊雄兗州牧箴丁感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漢書杜周傳高宗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正事飭己亦與格王義應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正事飭己亦與格王義應

監下民典厥義

祖己正事飭己亦與格王義應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正事飭己亦與格王義應

無民字○乃訓于王曰者殷紀作祖己乃訓于王曰增省其文也今文之既言於王遂作此訓也○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者殷紀如此監者說文臨也釋詁視也典者釋詁常也釋言經也天臨視下以義爲常經劉云禮喪服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親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以隆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中絕其命○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民中絕命此與非天天民分二句讀解如僞孔一作中絕其命者殷紀作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非下八字作一句讀大小夏侯

本異也書疏引鄭云年命者蓋愚之人尤悞焉故引以諫王也王
鳴盛云釋言悞貪也郭注謂貪羨是也江云於此經言蠢愚似未
安孫云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
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既有命正厥德謂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
正厥德古文也今文孚作附一作付○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一作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
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付古今文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碑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附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附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
句相屬為義江云民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與非天民中絕其命
無人知聽識所不及者明神無不知之魁不為天所譴此天折之
由也一說不聽罪若王制所謂四誅者不以聽罪大惡極當即誅
之不正待聽也天既付命正厥德者說文付與也言天付與我命惟
自正厥德而已它非所問也故孔光言正德以順天也封禪書高
宗懼祖已曰修德漢書郊祀志同指謂此語漢書五行傳武丁
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亦取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乃
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乃其如台乃其如台
如台者殷紀作乃曰其奈何以訓詁釋經湯誓西伯戡黎皆有其
如台之文史公俱作其奈何薛綜東京賦注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言惟正德可以禳災乃徒曰其奈何無益也時嗚呼王司敬民罔
高宗恐懼博謀羣臣以奈何為問故祖已告之

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

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當欲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教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古文也今文司作嗣豐作禮昵作

弃道○司作嗣者殷紀作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繼胤繼故訓字

段云司作嗣今文尚書也惠云古嗣字多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

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錄古錄

薛尚功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皆釋司爲嗣此司字史記作嗣則

經亦古字省文言王嗣位敬民即無非天之繼嗣釋詁胤繼也孫

云天胤猶天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承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

胤王當修敬也殷紀云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

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

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即高宗也自陽甲

以前有兄弟爭立廢適或不爲適立廟未失禮也陽甲嫡長嗣位

盤庚不爲立廟是爲弃其常道故明之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

于昵者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段云昵本作尼經文昵衛

包所改釋文昵開實改之正義云釋詁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

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案此可證經

作尼傳作尼近也正義引釋詁疏之所謂古文讀應爾雅也其下

文云尼與昵音義同則謂尼同昵以曉晚近假令經傳作昵何必

爲此詞費羣經音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此據未改

之釋文孫云周禮鄭注豐厚也昵同昵說文昵日近也或作昵玉

篇釋文謂親近也案四親廟最近爲父廟故稱之爲昵馬以昵爲禰

廟者說文無禰字新附有之云秋收也則古或借禰爲之或漢隸

書己有禰字皆不可知也今文豐作禮尼作弃道者廢紀云常祀
母禮于弃道典常訓詰字豐字形近豐禮或亦當爲豐也孫云弃
道者盤庚尊禰廟而廢嫡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其
道是爲弃道穀梁文二年傳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云先親而後
祖也遂祀也何休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禰以致雉雉之變
然後率修常禮故史公以豐于昵爲弃道也通典引賀循議以盤
庚不序陽甲之廟是陽甲無廟祀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
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疏云其不修者
蓋小辛小乙耳案盤庚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
修復廟祀高宗繼小乙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必豐而世父之廟
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於祭成湯廟之明日有饗雉之祥既感祖
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尚書大傳云武丁
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
言寢成孔安也知寢卽廟者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云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祫無寢殷武疏云經止有寢耳
箋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修廟是也殷之廟制據
詩烈祖疏引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契爲始祖湯爲
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立五廟
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禮器疏引
五經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則高宗時陽甲廟猶在不毀之列
祖己所以言常祀應修母得獨豐于近也然則立陽甲之廟禮當
如何公羊何注云若兄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位序失父子
之親通
典引賀循議云若兄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位序失父子之親
禮之常例也又云殷人六廟止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襲

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成湯以下至於
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
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紂祭時昭則同爲
昭穆則同爲穆也以通典引華恆議以爲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
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
一代也高宗修寢廟之禮雖無
文可知大率宜以父耐陽甲矣

尙書

孔傳參正十三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西伯戡黎

○書序殷始咎周周人秉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年質虞芮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耿夷紂乃囚之四友獻
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
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而稱王周紀於獻寶被紂虞芮
質成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大戎明年伐
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明年西伯崩案大傳以爲
伐者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爲在受命之四年大傳以爲文王被
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被囚而出乃伐諸國大傳以爲六
年伐崇乃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
六始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
侯虎緯侯與大傳合大傳又於散宜生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
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與前云出而伐耆不同者蓋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耆乃伐崇也
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囚之囿里以伐耆在被囚前與詩
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
皆勝紂畏惡之其事猶可解說若伐耆入紂圻內祖伊有詔命之
告使紂於此時囚西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韓非子云文王侵孟

一作錢一作堪黎一作舊者說文錢下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
西伯既錢黎段云蓋壁書作錢後易爲戡或易爲堪一作堪者釋
詰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書疏引爾雅作戡勝古音勝任之
勝與勝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
讀之可見黎一作舊者說文戡下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
勅聲甥姑商書西伯戡黎段云說文此戡字蓋本作錢戈部黎字
蓋本作驚皆後人改也書疏及詩二南譜疏引鄭云西伯周文王
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
紂圻內孫云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殷
之州長曰伯此雍州伯是八州入伯之一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
兼牧三州也知兼梁荆者詩序云文王化行江漢之域是荆州之
地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也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
侯國今黎亭是今山西長治縣西南距紂都朝歌在千里內其寓
衛之黎侯在魏郡黎陽縣今河南滑縣西南非此黎江云大宗伯
入命作牧先鄭注一州之牧又云九命作伯後鄭注上公有功德
者加命爲二伯楚詞天問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注文王爲雍
州牧與鄭說合文王是州牧之伯非東西二伯之伯王肅欲爲異
說以爭勝謂西伯爲二伯之伯明知己說無稽又僞作孔叢子託
諸子思述子夏之言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文王因之得專征
伐與己說相援期申己而誦鄭是說惑人不可不辨皮云班固典
引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章顧黎崇之不
格班用今文而亦同古作黎或夏侯尚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
文改之班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爲二伯豈始爲州牧後爲二

伯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

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

○祖伊恐四句古文也今文無天子二字○無天子二字者殷紀

作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無天子

二字紂之臣云云以敘事體述經也周本紀殷之祖伊聞之懼以

告紂宋世家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並

用經文殷高宗時有祖已知祖姓是殷世臣天既訖我殷命者訖

同迄釋訖止也止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殷命謂天命終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罔一作無一人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罔一作無一人

作爾○今文同者論衡卜筮篇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操著輒

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

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何則人心神

意同吉凶也王充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格一作

假罔一作無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蓋用今文本作無

也格假通用字人一作爾者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充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曲禮

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史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記集解引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過戲急用自絕於先王

今文惟作維戲作虐○惟作維戲作虐者殷紀作非先王不相我

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惟維古今文之異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

民是鄭本亦作虐淫過也紂之惡暴虐尤甚何止淫戲今文義故
長江云虐从虐从人戲字偏傍之虐亦从虐戲當爲虐字之誤故

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

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故天

棄我四句古文也今文虞下多知字僞傳竊取爲注○虞下多知

字者殷紀作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康安故

訓字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

傲很明德不修教法江云王自絕於天故天棄我殷將使滅今我

也不得有安食王猶不度知天性不違循典法言其昏亂

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

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

言○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文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紀作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

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

紂也江云紂恩惟惡臣蒙之良臣則否況民安得蒙恩乎良臣雖

不蒙恩無欲紂亡者即祖伊奔告亦惟恐王亡若民則不堪虐政

實無不欲王亡祖伊固言我民罔不欲喪不言臣也安得以爲增

諸論衡說非案弗不今古文之異○曰天曷不降威云云者殷紀

作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摯作至故訓字民望

天降威與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唐開成石經於命不二

字之閒旁添胡字蓋依史記增之如台爲奈何說見前古文擊作
襲者說文襲下云至也从女執聲周誦之書曰大命不襲段云壁
書作襲後易爲擊襲執聲今本說文誤作擊執聲王曰嗚呼我生
非也執聲在古音十五部執聲在古音第七部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文同者殷紀作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紀紂曰不有天命乎
是何能爲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並增文以
顯經意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
消嗚呼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言汝罪惡
衆多參列於上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祖伊反
曰今文與古文同反一作返參一作參乃能責命于天今文無微
僞傳云反報紂謬○祖伊反曰者殷紀同下云紂不可諫矣總括
經文反一作返者說文返下云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
返報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紀紂曰不有天命乎
字作累在上段云此條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云力捶
反累墜爲牆壁也尙書以爲參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蓋尙書
本从公而孔讀爲參釋文公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
公參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參累乃俗字汗簡四聲韻皆云參字
見石經尙書散黎篇孔傳或有公讀爲參之語衛包並刪之耳陳
云據汗簡所見石經今文尙書作參公參今古文之異壁書皆古
文故用公字也乃能責命于天者孫云廣雅釋詁讓責也言紂罪
衆多森列在天豈能責命于天者孫云廣雅釋詁讓責也言紂罪
責讓天之降罰乎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亡指汝功

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殷之卽喪三句今文無○殷之卽喪云云者江云功事也殷之卽於喪亡指斥汝所爲之事不能無戮於爾國言後王將數其罪而戮之後武玉誅紂懸首大赤是其驗矣先謙案指乃功者言殷之前王雖有興衰無大失德不至卽喪其立見敗亡者由紂一人之事也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微子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殺比

干四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合殷紀宋世家觀之微子與太師少師偕行紀言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鞞鞞之微子持其祭器義互相備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微子多古文說所用古文說今無可攷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

若曰父師少師古文也今文作太師少師僞傳用鄭說○今文作太師少師者宋世家云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微子者周本紀帝乙

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祔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宋世家
 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此今文說書疏及論
 語微子篇皇侃疏引鄭云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
 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
 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此古文說呂覽當務篇紂同母兄弟三人長
 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
 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此鄭說所本禮王
 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答
 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孫云水經
 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
 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
 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
 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
 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五里蒙縣
 西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
 皆在殷千里畿內未知孰是微子若曰者周史述其誥太師少師
 如此言也太師少師者段云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
 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瞽抱
 云云也故人表太師擊亞飯干三飯攄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
 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紂時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太師少師非微其甚明合周紀宋世家
 證之勸微子去者太師疵少師彊也擊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皮
 云人表疵彊列二等擊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擊卽疵陽卽彊也
 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書疏引鄭云箕子紂之諸父皇

侃論語疏引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
 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漢書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而典之是箕子爲父師之證大傳
 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漢書公卿表太師爲三公少
 師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此鄭說所本因古今
 文尙書太父互異故鄭別爲說不從史記也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殷其弗或亂正四
 方古文也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殷不有治政不治四
 方者宋世家如此弗不今古文之異書疏引鄭云或之言有也淮
 南高注廣雅釋詁並云或有也商頌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說文
 或域字同也亂作治正作政詁訓並通不有治政卽弗或亂
 正也四方上多不治二字謂殷不有治政不復治四方矣
 我祖
 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祖底遂陳于上古
 文也今文無底字○今文無底字者宋世家作我祖
 遂陳于上集解引馬云我祖湯也孫云呂覽高注遂成也漢書李
 斐注陳道也言我祖成治道於上知我祖爲湯者以史記下文敗
 厥德作敗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醕營敗
 湯德知之
 是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古文也今文作紂沈酒於酒婦人
 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沈一作湛酒一作沔○紂沈酒於酒者宋世
 家如此我作紂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經云我者隱之亦親
 之國家之詞也史公易作紂使人易曉沈醕作沈酒者漢書敘傳
 班伯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用此經文是今文作沈酒非
 史公所改楊雄徐州牧箴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

東作益州牧箴帝有榮紂沈瀕嶺僻易林賁之乾帝辛沈瀕沈一作湛瀕一作沔者史記自序帝辛湛瀕漢書五行志湛瀕于酒禮樂志湛瀕自若霍光傳奏昌邑王湛瀕于酒皆用今文韓詩說云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瀕君子不可以沈不可詠○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者宋世家如此用字上屬爲句史公厥改湯亦使人易曉孫云太誓云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以悅婦人則此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樂爲淫聲也太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皮云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沈瀕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瀕于酒五行志谷永對曰尙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傳殷紂妲己傳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史記集解引殷罔不小大好草竊竅充草野竊盜又爲竅充馬云下下世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竅充於內外○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竅充古文也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竅充○殷既小大好草竊竅充者宋世家如此皮云穀梁桓三年傳既者盡也廣雅釋詁既盡也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作既江云無逸至于小大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者呂氏春秋辨土篇凡耕之道母與三盜任地夫大畧小畧爲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而後粟可多也孟子盡心篇引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然則害苗者莠草竊是莠害苗也民爲盜竊以病善良亦

如莠之害苗則此言草竊是以莠比況盜也國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里革曰竊實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軌充聲

借通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

得中者○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今文作卿士師師非度皆有

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今文作卿士師師非度者史記集解引馬

罪辜乃無維獲者宋世家如此卿士師師非度者史記集解引馬

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充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孫云師師

者上師言眾下師言長或如梓材我有師師謂卿士師長不必如

馬所云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者書疏引鄭云凡猶皆也集解引

鄭云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江云作爲不法乃有辜罪是辜罪有常得也刑罰不中則有罪非

必其所當得故曰罔恆獲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者廣雅釋詁凡皆

也唯獨也維唯同義言此有罪之人不必獨能得之則所獲者無

恆詩瞻卬云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也鄭云羣

臣皆有是罪言皆有草竊姦充不法之罪云爵祿又無常得之者

鄭以獲爲得爵祿言罪既不當則爵人亦可以無常得之此經蓋

如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充于商邑言有罪逋逃者紂爲之

主不能卽獲致使民交相仇怨也陳云鄭注凡猶皆也史記作皆

蓋以訓詁代之皮云史公用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人各起一方共

爲敵讎言不和同○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古文也今文作小民乃

並興相爲敵讎僞傳訓方興爲各起一方謬○小民乃並興相爲

敵讎者宋世家如此段云方輿今文尙書當是旁輿竝者旁之故訓古音竝讀如旁皮云潛夫論述赦篇小民乃竝爲敵讎用此經文與史記合是今文作竝史公非用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者宋世家如此集解裴

駟云典國典也錢大昕云典讀如珍典喪者珍喪也攷工記轉欲顧典鄭司農讀典爲珍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珍是

典膳與珍通皮云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修先王之典法則解典爲國典義亦可通江云典喪則國無所倚恃與涉水無津涯之喻

正相當典與淪義訓絕異若尙書作淪史記必不以典易之故知作典無疑禮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

士太卜典司六典鄭注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正此經所謂典典所以爲國典亡則國將從之涉徒行厲水也津濟渡處涯水

邊地也若涉水無津涯言必沒溺以喻國無法守必亡也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殷遂喪越至于

喪越至于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釋詁粵於也越同粵遂曰父師

竟也漢書遂字皆訓爲竟言殷竟喪亡乃至於今日乎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故欲遷出於荒野言愁悶○曰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古文也今文作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僞傳云發疾生狂非○曰太師少師

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故欲遷出於荒野言愁悶○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僞傳云發疾生狂非○曰太師少師

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僞傳云發疾生狂非○曰太師少師

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者宋世家
如此集解引鄭云發起也封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段云釋
文正義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
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孫云詩傳發行也往當爲狂說文狂遠行
也言我當出行遠去今書作狂者楚詞抽思狂顧南行王逸注狂
猶遠也○吾家毫遜于荒者史記集解引馬云卿大夫稱家書疏
引鄭云毫昏亂也吾家保于喪者宋世家如此江云保安也我卿
大夫安於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皮云江說亦通然
據史公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
出往者將遠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亡也
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
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太師少師告之
今爾無指告予
顛隤若之何其今爾無指告予顛隤若之何其古文也今文作今
女無故告予顛隤如之何其○今女無故告予顛隤如之何其者
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躋猶墜也恐顛隤於非義當如之何也
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案指當爲指說文
指意也淮南高誘注國語韋昭注並云故意也是文異而義同言
爾若無意相告我顛隤當奈之何孫云馬云躋猶墜者躋登又爲
墜如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恐顛隤於非義者言恐去之非義則
當死
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
之
若曰王子○太師若曰王子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少師不
荅志在必死江云鄭以少師爲比干與史記不合且忠臣憂國之

心雖死不渝豈以志在死而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生天

莫然置之不答於義未安

糾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糾沈酒不可如何○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于酒古文也今文作天篤下蕃亡殷國無方興沈酗

于酒○天篤下蕃亡殷國者宋世家如此說文毒厚也釋詁篤厚

也惠云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篤爲毒古篤字降下故訓字荒亡聲近義通

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降下故訓字荒亡聲近義通

邦國今古文之異○無方興沈酗于酒者宋世家如此江云六字

衍文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文爲順實不容有此六字

蓋因前文有小民方興及我用沈酗于酒之言而誤衍其字於此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其教法紂故○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母畏畏不用老長無舊有位人○乃母畏畏者宋世家如此母無

字同無罔故訓字江云畏畏當爲畏威古威畏字同禮表記引甫

刑曰德威惟威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是以威爲畏攷工記弓

人注故書畏作威此經重言畏兩字皆訓敬畏不詞故讀下畏

爲威○咈其耆長者說文咈下云違也从口弗聲周誥書曰咈其

耆長不用耆長者宋世家如此不用與違咈意同史公說經意或

今文本作不用耆長者宋世家如此皮云此句疑今文本無之或經師以舊訓

有以有宋世家誤入正文也先謙案無逸鄭注舊久也公羊莊

二十九年傳注舊故也凡久故皆年耄人論語泰伯篇故舊不遺

是舊卽耆也禮學記然後能爲長注長達官之長燕禮若賓若長

注長公卿之尊者長
即有位人也皮說是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古文也今文作

乃陋淫神祇之祀○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古文也今文作

引馬云往盜曰竊史記集解引馬云天曰神地曰祇也犬人疏引

鄭云犧純毛牲體完具盜祀神御物罪重乃民攘竊而競相容

隱至將食之而以爲不有災禍墨子天志篇引秦誓云豺越厥夷

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是其證也今殷民

乃陋淫神祇之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犧一云陋淫侵神祇孫云言祀牲不豐有司攘竊其經費陋者隱

也說苑臣道篇晏子隱君之賜淫者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

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賞者故徐廣引一云殷民侵神犧一

云陋淫侵降監殷民用以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神祇也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讎云讎也斂馬

無微○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讎云讎也斂馬

鄭力○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讎云讎也斂馬

其下○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讎云讎也斂馬

其爲斂罪合于一多瘠罔詔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罪合

于一二句今文無徵○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者孫云說文合讀若

集漢書食貨志孟康注肉腐曰瘠太宰鄭注詔告也言罪集於紂

一人多致死亡罔所告訴也江云君臣同惡相濟故曰罪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文敗一作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者孫云宋世家云今議

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先謙案孫說是治者禮禮

運疏謂修治也喪服傳注治正也言商至今日令我誠得修正之

其或有災禍幸不至滅亡我願起而以身受其敗壞之咎雖死不

恨此釋經意也古文敗一作退者說文退下云數也从辵商其淪

貝營周誥書曰我興受其退段云壁書敗字蓋皆如此作商其淪

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商其

淪喪三句今文與古文同○商其淪喪云云者孫云宋世家云爲

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紂號五釋商其淪喪至詔王子出迪

也先謙案孫說是言商其必淪喪卽死終不得治安之我既無救

於國無用仕爲臣僕不如遂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一道也

禮運仕於公家曰臣僕注多方迪作攸說文攸行水也我舊云刻

迪行也字从由行馬注多方迪作攸說文攸行水也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乙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隤墜無主○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隤古文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我舊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者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馬云侵刻

也孫云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刻削也與侵刻義同馬以爲太師言

我舊時曾云紂當刻害於子而王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亦顛
墜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者論衡本性篇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于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
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于之時孩
于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弗不今古文之異孫云據此我上當
有微子若曰四字刻作孩聲義並通性惡不出眾庶者釋名出推
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眾庶之前荀子勸學篇其出人不
遠矣是也王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
也先謙案據充引今文說王子屬紂言與上文王子指微子者不
同我乃顛隋者微子自我與上文予顛隋合微子問太師詔以出
迪乃言我君爲孩子時性有不善我久已言之後爲自靖人自獻
王子時性惡不出凡眾今乃果致我顛隋爲國勸也自靖人自獻
于先王各自獻下先王古文也今文靖作清○靖作清者釋文靖馬
本作清謂潔也案馬義仍本今文說傳世洵洪氏隸釋補云紂民
校尉熊君碑以自靖爲自清是其證清爲潔者言自潔其身以避
亂釋詁靖治也自治亦即自潔意人思自處之我不顧行遜言
道以上對先王在天之靈是人自獻于先王也我不顧行遜將
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我不顧行遜今文無徵○我不顧行遜者顧命鄭注回首曰顧釋
言遜遜也孫炎注遁逃去也言我不能返顧而行遜矣宋世家於
箕子爲奴比干諫死後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
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曰父臣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
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史終言其事

尙書

孔傳參正十四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泰誓

大會以誓眾○此梅氏古文之十四說詳書序姚際恒云伏

醜誅敵國如後世檄文也亦有略數敵罪如甘湯牧諸誓今泰誓

紀口不及軍政惟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古意蕩然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惠云皆本書序惟十有一年較異

耳○云朱子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

逸書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命惟十有二年六月

庚午臚益見朱子說確今此篇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

士明聽誓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惠云牧誓嗟我友邦豕君洛

話越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地所生惟人爲貴○惠

乃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地所生惟人爲貴○惠

云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後

漢劉陶傳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賾以

陶通古文故

附會其說 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眾民父母○閻

云中庸聰明足以有臨也詩

宣不聽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

冒色敢行暴虐

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梅

云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也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

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詞孟

子士無世官閻云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識於公羊

傳似卽起春秋之世然左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謂南喜曰九

世之卿族甯氏出武公武公卒春秋前者三十六年春秋前有世

卿矣又考毛詩宣王有文武吉甫幽王則有赫赫師尹宣王有駮

父孔武幽王則有駮惟越馬宣王有太師皇甫幽王則有皇甫卿

十皆相接連其爲傳世無疑殆起自幽王世乎晚書云受官人以

世吾無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微焉 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梅云淮南子

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 焚

炙忠良劓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劓剔視之言暴虐

○惠云焚炙卽謂炮烙之刑墨子尙鬼篇昔者

殷王紂劓剔孕婦庶書無寡號曉無告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帝王世紀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冢君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惠云卽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後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犧牲粢盛既于凶

曰吾有命無廖僂務天下帝亦縱棄紂而不保乃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性閭云晚盜食之而紂不罪○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子之言剛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外矣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弗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

之立君以爲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降爲佑意覺索然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不省作僞者何心○梅云孟子惟曰其
助上帝寵有罪無罪子曷敢有越厥志○言已志欲爲民除
之四方○梅云孟子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梅云孟子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已志欲爲民除
一段至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蓋史臣所作孟子引書
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與引詩釋以此文王之勇也一例僞古
文欲鼠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去末二語又改天下爲子此段在大
誓中曾有一毫似武王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秉義者勝德
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惠云左隱十一年傳不度德不量力
優劣勝負可見○惠云左隱十一年傳不度德不量力
二十四年傳甚宏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度義本甚弘語以興起大誓之語今僞
孔不察襲此語於大誓之前又列諸大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
誓之詞而下接以大誓曰之理邪且置逸書四句於中篇另換受
有臣億萬四句既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左傳度
作謀度解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言同德度義便不可解
僞傳強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
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材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
義者乎卽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謬不勝
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
三千而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
一心蓋史臣美武王之詞與中篇于湯有

光同今撰爲

武王自語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爲惡一以貫之

惡貫已滿

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惠云左傳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衣韓非

子曰是其貫將滿也墨子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

發罪鈞梅云湯誓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子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

之罰

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惠云大傳牧之野武王之事

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天矜于民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又云受命于祖詩乃立冢土天矜于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梅云詩矜此下民左襄二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引同杜注今尙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之孔疏今尙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

惟東晉泰誓則傳記所引泰誓悉皆有之周語單襄公鄭語

史伯並引此二句章昭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爾尙

弼子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惠時哉弗可失言今

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梅云時哉弗可失乃斷通告

韓信之言閻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

楚喪而伐之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皆是取人國者之詞若

武王伐紂有天下所講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何至出諸如秦穆吳光哉續上文云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秦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

程云洛諸我卜河朔黎水間云周本紀十五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是三篇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南洛北無涉禹貢又東至于孟津僞傳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津書與傳同出一手故上篇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前誓河南此誓河北載然兩地案孟津之漸譌而南自東漢始更始二年使朱鮪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時孟津猶在北靈帝中十六年何進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南歷代浸久土俗傳譌原不足怪獨怪武成三代閒人所作忽認南爲北如東漢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曰中葉後人之稱孟津者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我聞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梅云吉人見易大傳凶人見左文十八年傳詩小雅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

故曰力行○梅云孟子子

播棄犁老昵比罪人

貽背之考稱犁老而

力行之多士惟爾洪無度

○梅云吳語申胥曰

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適迷之小人○梅云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罪同○梅云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朋家作仇

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

幸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梅云左傳九年傳卻芮曰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仇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召誥以哀籲天康

並告無辜于上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

下民董子曰人君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

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表記惟欲行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程云墨子非命篇

泰誓之言於去發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

○天其以予乂民

用我治民當

立政以義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

我受民

之占○梅云左昭六年傳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周語

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云左昭二十四年傳長宏引大誓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襄二十九年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我治臣雖少而心德同○梅云長宏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王曰子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亂臣十人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親而不賢不忠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案安國於論語周

親仁人引管蔡微箕以釋之是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周爲

至言紂至親不如周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懸絕如是豈一人

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變夷醜貉雖有

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玩其文義是武王既定天下
後望祀山川或初邇守岱宗禱神之詞非伐紂時事也惠云闕說
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
與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之事也橫渠張子謂一日之閒天命未
絕猶是君臣由此言之易王用享于西山王用享于帝其非文
王明矣又雖有周親四語本相連屬今梅賾斷章取義何也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梅云孟子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至○惠云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
在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至○惠云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
此湯初興師告諭羣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
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不幾昧目而道黑白邪惠云孟子大誓
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注大
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
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下湯戮其
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也於湯又有光明
○說見上闕云孟子引大誓必史臣美武王之詞非武王自語武
王除殘之功固高於湯然禮記引大誓曰子克受非勛哉夫子罔
予武云云今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勛哉夫子罔
或無畏寧執非敵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梅云牧誓勛哉夫子罔

云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宣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案無畏云云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所引王曰之文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詞與河朔誓師紀不相蒙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者也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詩者定兩功秦本紀以克永世闕云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似本漢書刑法志引書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微易其文而竄入之二語卽今文大誓文也

秦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夫長已

上○此梅氏古文之十六閭云史家有追書之詞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其類甚多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時武王僅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大巡六師則大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不可僞書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顯云墨子非命篇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

甚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

誓有扈氏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梅云甘

戰國策燕昭王曰我有結怨深怒于齊惠云斯朝涉之脛剖賢人

漢書霍光傳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斯朝涉之脛剖賢人

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

之脛而萬民叛倣眞訓剖賢人之甚○惠云淮南主術訓紂斯朝涉

折才士之脛高誘注賢人比干也作威殺戮毒痛四海言害所

及遠○梅云洪範惟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作威呂刑殺戮無辜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反放退之○梅云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左宣

四年傳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同昏亂之句襄十四年傳

劉定公曰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

師保萬民屏棄典刑也先

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其聽是屏棄典刑也先

謙案殷本紀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衰惡事作過制

厥肆祀弗答禮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月令母或作爲淫巧

以誘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道作淫聲用變

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廟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
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惠云墨子非爾其
命篇於去發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
莘同義梅云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致天之罰牧誓惟恭行天之罰一人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惠云牧誓古人有言曰
若仇讎淮南道應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
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程云周書芮良夫解德則
民戴否則民讎又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
幸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梅云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
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多方洪惟獨夫武之誅
願炎武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土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
王伐紂乃曰乃汝世讎曰殄殲乃讎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并
其先世而讎之邪閻云此若當時百姓未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
知讎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噫其甚矣
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梅云左襄元年傳伍員
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
德莫如滋除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
害莫如盡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
害莫如盡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

惟予小子大謏肆予告我友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
邦君盤庚我乃劓珍滅之敵爲果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梅云左宣元年
傳君子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實以勸之戮以威之○梅云宣元年嗚呼惟我
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
○梅云禮記惟朕文考惠云墨子兼愛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
乍熙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
于四方于西土周書大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
誓曰斯用顯我西土有其二○惠云惟我有周出墨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
子引見上廟命誕受美若多方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惠云禮坊記大
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鄭注此武王誓衆以伐紂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之詞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小子無良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說見上

尙書

孔傳參正十五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牧誓

至牧野而誓眾。○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

王戎車

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書序武

矢于牧

野疏引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埤野古

字耳玉

裁案此十七字鄭注也其下文云今本又不同者疏謂今

本詩與

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尙書作牧不作埤說文埤下云朝歌

南七十

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埤野此壁中故書孔安國以

今文字

讀之改爲牧而傳本因之埤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書儀

禮之有

古文今文也埤一作埤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母聲也若玉

篇云埤

古文尙書作埤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尙

書者謂

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

宋次道

王仲至晁公武者耳

時甲子

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明早日○

甲子昧

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

周之二月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厯志云序日

一月戊

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埤夜

陳甲子

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

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
十一年二月甲子律麻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
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
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七年崩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
爲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崩若不異也皮云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皮云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
據一本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
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
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爲一月則當以甲子
爲二月今文以戊午爲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爲正月周紀作二月
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
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
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十
年而崩是七年而崩之譌七十形近致誤太誓武成孔疏皆云史
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疏時所見史記尙是七年不誤
張守節所據本已作十年張云十當爲九卽據僞武成爲說不知
史公不見僞書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
受命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爲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
觀兵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爲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十二月戊
午師畢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
殷正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

文三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爲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見漢書藝文志注故歆用父說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僞孔從之較史記皆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爲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說鄭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塙而有據也釋文引馬云味未旦也詩大雅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引此經證清明爲味爽之義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說文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僞傳三十里誤○王上多武字者周紀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孫云詩大明鄭箋引此經作武王闕宮疏同疑僞傳則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誓稱王後人不省耳書疏引鄭云郊外曰野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漢書律麻志作牧塹亦今文異字大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蓋此舞樂卽象當時士卒**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

人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王上多武字者，周紀如此。遂作遠。
 故訓字釋文：錢本又作戊，說文：戊大斧也。从戈，工聲。司馬法曰：夏
 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枝黃戎，右秉白旄。釋文：引馬云：白旄，鹿牛
 尾段云：釋詁：遠也。郭注：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北齊書：文苑傳：顏
 之推觀我生賦云：湯西土之有眾，文選：李善注：兩引書，皆作湯。是
 唐初本尚作湯。說文：遼遠也。古文作遼，衛包據以改經，而開寶中
 又改釋。王曰：嗟我友邦豕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王曰：嗟我
 友邦，作有國。王上多武字，友邦作有國者，周紀作武王御事司
 日：嗟我有國。豕君，邦國。今古文之異，集解引馬云：豕大也。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
 事者，周紀作司徒司馬司空。王鳴盛云：太誓乃告司徒司馬司空。
 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於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
 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
 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攷
 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
 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
 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
 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伏
 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之
 人，不必從伏也。皮云：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夫八十一士，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
 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周初，皆

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太誓乃召司徒司馬
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周禮六卿之制定於
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奭等乃有六人王鳴盛謂武王時
已定何有職掌之人周公作立政亦止云司徒司馬司空豈軍中有
職事之人乎以周禮解前代官制誤始鄭君王專阿鄭意從僞孔
而不從伏此亞旅師氏官以兵守門者也亞旅師氏今文與古文
大惑不解者亞旅師氏官以兵守門者也亞旅師氏今文與古文
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亞旅者釋言亞次也釋詁旅眾也左文
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於亞旅注亞旅上大
夫也疏引此經爲證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注亞旅皆一
命之服注亞旅大夫也疏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
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
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
者春秋時事異於周禮據此亞旅爲大夫甚明師氏者地官序官
舉猶行也又云使一人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
釋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門外且
宮是師氏亦大夫從千夫長百夫長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
王在軍中守內列者千夫長百夫長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
云師長卒長百人爲卒與僞傳師帥卒帥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
證也。今文同者周紀如此書疏引鄭云師帥旅帥也夏官序官
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也
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及庸蜀羌

擊微盧彭漢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史擊

蜀羌擊微盧彭漢人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及庸
叟然叟者蜀夷別名後漢始見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
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張嶷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
資叟青羌徧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明章以後武帝時
無此夷名亦魏晉人假託之證庸卽上庸今房縣地在江北漢南
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先謙案建寧辰州兩處漢人皆
與江漢無涉。○盧作盧者周紀作及庸蜀羌擊微盧彭漢人集解
引馬云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及者左宣七年傳凡師出與謀曰
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爲楚所滅杜注今上庸縣案今湖北鄖陽
府房縣地論衡恢國篇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蜀者華陽
國志云黃帝爲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
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羌者說文西戎
牧羊人也詩商頌自彼氏羌擊者後漢西羌傳武王克商羌擊率
師會牧野亦與擊通詩角弓如蠻如髦傳云髦夷髦也箋髦西夷
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
國以南爲古蠻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慈靜等州以南皆是也微者
立政篇有夷微盧丞傳記無攷盧者左桓十三年傳盧戎釋文本
或作盧文十六年傳楚使盧侵庸史記作盧者說文盧布縷也釋
器同盧作盧同音借字彭者王鳴盛云後漢岑彭傳征公孫述至
武陽所營地名彭亡之惡之夜爲刺客所殺光武紀李注武陽縣屬
健爲郡故城在眉州隆山縣東案今彭山縣卽漢武陽也蓋彭國
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濮者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只卜人

以丹沙孔晃注卜人西南蠻丹沙所出王應麟補注卜卽濮人禹貢荊州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古瀘地也爾雅南至于瀘鉛杜預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稱統各以邑落自聚故曰百濮又稱叟濮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爾戈比爾于立爾矛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稱爾戈比爾今文同者周紀如此釋言僞舉也郭注書曰僞爾戈段云此如左宣十六年傳禹脩善人見於玉篇者乃古本也俗本作稱蓋亦衛包所改考工冶氏鄭注戈今勾子戟也或謂之雞頭或謂之擁頸說文比相次比也釋言干捍也孫炎注干盾所以自蔽捍故云干盾也江云攷工記有酋矛夷矛此蓋酋矛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大長不與六等之數是兵車不建夷矛此止是酋矛矣鹽鐵論繇役篇云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今文與古文同一言下無曰字○今文同者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字者周紀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言無晨今文與古文同一言下無曰牝雞無晨詩蕩疏引鄭云以古賢之言爲驗說文雞知時畜也晨早味爽也春秋說題詞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詩傳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通稱此經及詩雄狐是也段云釋文牝類忍反徐又持死反案未改釋文當如是如月令遊牝鄭風驂牡皆云徐扶死反可證開寶間不知古音乃是

改類詩經引反徐扶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忍反其可笑如此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夫政則國亡○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周紀漢書五行志列女傳姐已傳引故如此蔡邕答諸問災異同

後漢崔琦傳外戚箴倒用二句文揚震傳震上疏曰書戒牝雞牡

鳴易傳云婦人專政國不靖牝雞雄鳴主不榮禮檀弓鄭注索散

也漢書外戚傳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注張晏曰書云牝雞

之晨維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先謙案周紀當作維今作惟者

刊本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言是用古文也今文作今殷王紂

之誤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言是用古文也今文作今殷王紂

維婦人言是用一作今殷王紂惟婦言用者漢書五行志如此蓋夏

是用者周紀如此今殷王紂惟婦言用者漢書五行志如此蓋夏

侯歐陽兩本不同唐石經惟婦言是用者漢書五行志如此蓋夏

云凡今文作紂凡古文作受史漢無言受者正義云鄭云紂帝乙

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就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偶

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本鄭注馬云受讀曰紂此依今文爲注也

又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就曰受也此馬廣異聞也紂與受非名

也據馬鄭云就曰受就與名不同史記云帝辛天下爲瞞之紂亦

謂天下號以紂耳法殘義損善曰紂則周公以後因商紂立此

受紂本非謚也又云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孔晁注

例不得云桀德爲就也詩大明正義引鄭注書序云紂不言受同音

德此全本呂覽未可深信古文尚書外他書皆言紂不言受同音

異字耳惟周紀云貶從殷王受此語在周書度邑解故作殷王受

也惟婦言是用者厥紀云紉髮于昏棄厥肆祀弗咎昏亂肆陳答婦人愛姬已惟姬已之言是從

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昏棄厥肆祀弗咎古文也今文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者周紀如此集解

引鄭云肆祭名答問也王引之云昏蔑也蔑讀曰泯左傳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孫云

肆祀為先祖祀者大祀凡大禮祀肆享注肆享祭宗廟也典瑞以鄭注答對也此答當讀如對越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

在天之對釋言郭注當讀如對越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之昆弟

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之昆弟

迪古文也今文遺上多家國二字王一作任○遺上多家國二字

者周紀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國字句絕厥其迪用

故訓字段云漢時民間所得太誓史公徵引之有離湯其王父母

弟集解引鄭注云王父母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劉云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

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江云釋詁進也不登進之即不用也

王一作任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殘碑作口口厥遺任父母弟不

迪莊述祖云任父者任保也保父即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

之謂微子微仲呂覽以為皆紂之同母兄也俞樾云任乃誤字漢

隸王王二字往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王字又加人旁作任

耳韓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為中半令呂覽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

也皮云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外誤夏侯尚書異說或與史

公所用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

文說有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政者遺任父母弟謂乃惟箕子也書疏引鄭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逋逃是崇是長

是長古文也今文惟作維。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乃維四方之下殷紀作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崇也謂楚之尊貴者紂於逃人乃尊長之也崇或為宗見下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古文也今文作是

信是使無是以爲大夫卿士。作是信是使無是以爲大夫卿士

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承引書二十五字上十字顏

注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顏注亦太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

皆非牧誓之詞也惠棟議之誤矣上十字見周紀引泰誓下十五

字周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五行志載永對曰書云乃用

從節志傳一事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儒所引異字以乃用其婦

人之言爲牧誓之異文非也皮云是以爲大夫卿士句疑今文尙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古文也今文充作軌邑作國。充作軌邑作國者周紀作俾暴虐

千百姓以姦軌于商國軌聲近借字說文邑國也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古文也○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

古文皆作共一作龔龔不愆于作不過○今文惟恭作龔共不愆于

作不過者周紀作今子發龔共行天之罰○今文惟恭作龔共不愆于

步乃止齊焉龔共行天之罰○今文惟恭作龔共不愆于

共行循奉行漢書翟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是今文作共古文共

作恭則衛包所改也一作龔者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呂覽高誘

注鍾會檄蜀文孫盛論吳王及李賢李善注引尚書皆作龔蓋三

家異文段云龔給也與供皆得訓奉詩大明疏引鄭云好整好暇

用兵之術藝文類聚五十九引尚書及此下兩不愆皆作弗夫子

魯弗勝於不歐陽詢所據蓋善本足利古本上不字作弗夫子

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多則六七以爲例○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

齊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作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過愆故訓字石經殘碑作不衛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是今文有六伐七伐禮樂記鄭注一

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勛哉夫子尚桓桓

伐江聲王鳴盛據此以六伐七伐爲衍文非也勛哉夫子尚桓桓

桓桓武貌○勛哉夫子尚桓桓今文

同者周紀作勛哉夫子尚桓桓集解引鄭云威武貌勛勉故訓字

人用古文弗返克奔以役西土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

尚書改之弗返克奔以役西土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弗返克

奔以役西土古文也今文弗作不返作禦○弗作不返作禦者周

紀作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弗不今古文之異尚書返本作御史公

直改作禦以曉學者也集解引鄭云禦彊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

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釋文返五嫁反馬作禦

禁也古御禦音義通詩谷風亦以御冬傳御禦也左莊二十四年

傳御孫漢書人表作禦孫釋言禦圍禁也釋文禦本御此經本

御爲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爲返說文詁相迎也返詁之或字古

多假御爲詁正義云王肅讀御爲禦匡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

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馬本作禦蓋古迎詁用御字彊禦禦

侮亦用御字馬作禦與史記合經文作禦故鄭王與僞孔訓異若

本作返字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禁乎以役西土者釋文役馬

云爲也爲于僞反孔疏云盡力以爲我西土鄭云

爲周之役者孫云周國在西土役者謂使爲兵

武成第五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勛哉

弗作不○今文弗作不者周紀作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

有戮勛勉躬身故訓字弗不今古文之異集解引鄭云所言且也

所且皆語詞故訓所爲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梅氏古文之十七周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武王伐殷往伐。

月歸
記獸

識其政事作武成獸是狩借字今古文說同詳見書序皮云以從馬攸牛屢干戈長云釋旅之文置於營各邑後則史公云

所見
據錄

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爲罷兵西歸行狩時事武王行狩古

有明

微周頌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爲武王克商作

頌是

時邁所云巡守塙是武王之事卽在作武成時樂記亦有散

史記

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謬矣劉歆三統術以周書世俘解

爲武

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

與今

文序西歸行狩尤不相合如其說必易今文序爲武王行狩

乃罷

兵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定之卽知以世俘當武成之非壘

惟

月王辰旁死魄二此本諺如仇糾聯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

篇目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戊翼日癸巳正朔步自周于正戊商

誠鼎

日惟十有四月既死霸走曩曰多曰王寡步自居于和仁商

○明

惠云律麻志武以正用三田行自羈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濟孟

附C

周書世俘解惟一丙辰旁死魄若天日月戕三月王來冒

翼日

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
厥四戶哉生明王來旨

人句至

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惠云律

三

三 豐 麻志武成篇惟四月既旁生霸世俘解時四月既旁生

晚乃偃武修文倒載千戈包以虎皮示不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生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

用○梅云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放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

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閻云偽傳不釋華山止曰桃林在

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華山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後人無異

說案太華山南爲禹貢梁州地歸馬於此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

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驪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

不解水經注洛水自洛縣東北枝渠東北出爲門水出焉也武成

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也武成

之華山非太華山乃陽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即武

王歸馬之地與桃林之野南北相望壤地相接桃林多野馬周穆

王時造父於此得驂騑耳盜驪之乘以獻蓋歸馬之遺種陸氏

釋文華山在恆農通鑑華陽君羊戎下胡注云華陽即武王歸馬

處引水經注文眞得其解僞傳云非長養馬牛之地欲使自生自

死孔疏華山之旁本乏水草其誤認且勿論今靈寶縣西有馬牧

澤正山海經所謂桃林中多馬者非乏水草之地也田子方見老

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果如傳言將謂武王不

及一田子方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於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

乎此類既違事實又害義理不可不知然則出於桃林見於華山

之類又稱華山之類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未祭告

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梅云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越三日庚戌柴望諸侯執豆蓬逡奔走程云詩周頌駿奔走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惠云律麻志翌日辛亥祀于天祖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世倅解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簫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孔晁注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閏云武王以一月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月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六月甲辰望二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誠於周廟此劉歆三統麻班氏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古人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丙午牀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記事乎又云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此三統麻載之最悉者僞傳於牧誓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從而傳之曰二月四日者以麻推而知之也又

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
大寒中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推麻者固如是乎世倖解一月丙
辰考生魄若翌日丁巳王征伐商亦非是武王一月實爲辛卯朔
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故伶州鳩曰辰在斗柄明日王辰晨星始
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晦冬至晨星在須女
伏天龍之首故伶州鳩曰星在天龍此驗之天文無不合者以辛
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爲丁未若翌日當爲戊申豈丙辰丁
巳乎卽以丙辰丁巳論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師
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師初發至此月戊午
三十一日而後渡孟津又五日癸亥至牧野甲子紂死此驗之地
理無不合者今以武王爲二十七日始發明日戊午卽渡孟津明
日甲子誅紂豈西師飛渡邪甚矣作僞者之愚而且妄也恐世之
學者以三統麻所引古文爲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
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三舉大祭煩數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
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爲周一代定
而云爾于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爲周一代定
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數
非謂初得天下事多辯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
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
所謂類帝宜社諸祭不過數日閒卽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
日持久坐失兵機邪因僞書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
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避祭不欲數之文也用心亦甚密矣

命于周

曉生明

死十五

日之後

諸侯與

百官受

政命於

周王若

曰

鳴呼羣

后之以

告諸侯

惟先王

得稱先王

僞古文

誤會國

語此條

元闕皮

補云周

語昔我

先王后

稷又曰

我先王

不窋韋

昭云王

之先祖

稷雖是公

不諡爲

王要是

周之始

祖感神

靈而生

文武之

功因之

而就故

特尊之

與先王

同是以

尚書武

亦謂之先

王也又

守疏后

稷雖不

諡爲王

以其爲

始祖故

祭

在焉從先

王例也

賈疏引

武成證

周禮孔

疏引周

語證武

成文皆

明斷閭氏

以爲誤

會國語

者國語

言先王

后稷則

先王屬

后稷甚

明武成不

舉后稷

但云先

王則讀

者茫然

不知先

王爲何

人建邦

啟土爲何

人之事

矣故以

爲誤會

國

公劉克

篤前烈

爵劉名

能厚

語魯頌奄

有下國

故云建

邦啟土

至于太

王肇基

王迹王

季其勤

王家大

王修德

先人之業

○梅云

至于太

王肇基

王迹王

季其勤

王家大

王修德

詩大雅篤

公劉云

至于太

王肇基

王迹王

季其勤

王家大

王修德

人始王業

之肇迹

王季續

統其業

乃勤立

王業○

惠云史

我文考

記王瑞自

太王興

禮祭統

衛孔悝

之鼎銘

曰其勤

公家史

我文考

文王克成

厥勳誕

膺天命

以撫方

夏言我

文德之

父能成

其王功

大邦畏

其力小

邦懷其

德言天

下諸侯

宮文子曰

周書數

文王之

德惟九

年大統

未集言

諸侯歸

之九年

傳北

日大國

畏其力

小國懷

其德惟

○惠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
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偽武成所據又逸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
惟暮春在籍召太子發作

予小子其承厥志云承文王本意○梅
文傳亦謂受專征伐之命

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者欲集大統之志也語順而志荒矣

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

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于皇天惠云周書商誓解上帝弗顯乃

以太族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韋注商紂都也

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

太族所以贊陽出滯蓋謂箕子之囚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程云墨子兼

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案有道指秦山

帝不敢今商王受無道無道起兵共誅無道秦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爲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惠云禮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爲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梅云左昭七年傳芊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幼爲天下速迷主萃闕歎故夫致死焉子案武成乃還周復記
政事而作非諾誓體也左傳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應在古泰誓
中無子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之徒略路也言誅
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旣獲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
仁人見上梅云詩式遏寇虐
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梅云左襄三十年傳變夷率服詩昊天有成命肆子東征綏
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梅云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
我周王害○梅云孟子又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爾雅郭璞注逸
周書曰釗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附我○梅云孟子又云見休
我周王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向
惟逸篇之文閻云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述士女之詞僞古文欲竄入武王口
中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云云試思今文書大誥曰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自卑如此
於勝國曰大國殷曰大邦殷曰天邑商尊人如此豈有武王初得
天下徧告羣后而乃侈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然自尊爲大邑周者乎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惠云左傳公子成曰平公
之靈尙輔相子梅云左襄十八年傳荀偃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闕云孔疏言此篇有錯簡於是未備劉王輩紛紛考正至朱子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於征伐商下爲初起兵討紂之詞不知紂爲天下遺逸主萃羣載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罪以告諸侯之詞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孔止繫於子小子其承厥志爲王若曰之詞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猶湯諸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詞又告諸侯之詞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漢泊處朱蔡移置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必反爲所笑矣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于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雨律麻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彖傳順天休命閔云大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指武王牧野時與湯誓子畏上帝不敢不正論語臨事而懼天休命法今撰其文曰俟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惠云牧誓時甲子昧爽詩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在商郊之南卽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非二地也今云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則似二地矣闕云律麻志武成篇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會于牧野則似二地矣闕云律麻志武成篇二咸劉商王紂世俘解同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

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走虜

王至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孟子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

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充猶及見之梅云趙

岐注孟子以爲經有所美言事或過故不取之甚合孟子語氣如

僞書言則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虐殺何其悖哉闕云偶孔見荀

子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淮南子

云士皆倒戈而射遂併史記兼取成文甯使孟子誤會經文而武

王之爲仁人甚著不可不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傳甚

之言含不可盡信意猶陰爲孟子地也又云孟子止血流杵三字

趙注增漂字晚書與之同可驗其出趙後又云賈誼過秦論秦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於伊闕

血流漂杵帝王世紀亦言長平之戰血流漂杵可知血流漂杵爲

戰勝殺人者之恆詞而詞所從出卽於武成篇當七國時君臣

日以殺人爲事而藉口武成以爲聖人亦嘗如此奚怪今日孟子

傷心故慨然欲廢其書也朱子猶謂孟子設爲是言試思武王本

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爲是言孟子本意爲武王辨反先誣武王而

後辨一戎衣天下大定有成功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勤

之乎一戎衣天下大定有成功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勤

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

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禮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豈讀爲曉

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虢滅大殷也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是中
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於此仍
用壹戎衣之乃反商政政由舊禮樂記乃反商家語亦云反商之
語斯爲謬矣乃反商政政由舊禮樂記乃反商家語亦云反商之
政作僞出一手惠云此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
呂覽復盤庚之政之說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
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惠
云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
墓天下鄉善矣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窮命閭天
封比干之墓漢書張良傳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
干墓閭云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此式字所本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御覽引逸周書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蠲無所謂周
粟又見上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蠲無所謂周
惠云論語堯曰篇周列爵惟五伯子男○惠云禮丑制鄭注武王
有大賚善人是富列爵惟五伯子男○惠云禮丑制鄭注武王
初定天下更分土惟三十裂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立五等之爵分土惟三十裂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閭云漢書地理志周爵五
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
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志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位理事
耳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位理事

○梅云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梅云論語

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此正重惟食喪祭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

道孔聖諒諱言古文僞者也惟食喪祭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

○說見上程云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下安國注云總言二帝惇信

三王之治道今傳武成知爲周政而安國自歧其說何邪惇信

明義使天下厚行言顯忠義○梅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垂拱而

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惠云管

治下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漢書董仲舒傳垂拱無爲而天